

伊拉克对阿拉伯河河界争端的态度及其政策演变

郭白晋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要: 阿拉伯河对伊拉克来说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对其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历届伊拉克政府无论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如何, 都主张对整条阿拉伯河拥有主权, 基于其自身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因素, 她对阿拉伯河的态度和政策又是不断变化的。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对阿拉伯河的安全主导权, 到现代伊拉克只享有一半的主权, 这一演变过程不仅反映了伊拉克本身的变化,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中东地区复杂的利益格局及其变动趋向。

关键词: 伊拉克; 阿拉伯河; 主权; 伊朗

中图分类号: K3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05)03-0082-04

Evolution of Iraqi Attitudes and Policies about the Shatt al- Arab Boundary Dispute

GUO Bai ji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91, China)

Abstract: The Shatt al- arab has important economy and strategy significance for Iraq and its national security, no matter how its political system and ideology are in all previous Iraqi governments, Iraq maintains that it has the sovereignty to the whole Shatt al- Arab. But because of its own strength and the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ts attitude toward the Shatt al- Arab and policy is constantly changeable. From the leading right of security to the Shatt al- Arab during the period of Ottoman empire to modern Iraq which it only enjoys half of the sovereignty, the evolution process not only reflects the change of Iraq, but also shows the complex interest pattern of the whole middle East are and the change trend to some degree.

Key words: Iraq; Shatt al- Arab; sovereignty; Iran

一、阿拉伯河的战略意义

阿拉伯河位于波斯湾北部, 由伊拉克北部流来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伊拉克境内的库尔纳河汇合, 汇合后的河流即为阿拉伯河。阿拉伯河从库尔纳蜿蜒南流, 注入波斯湾, 全长 240 公里, 宽约 580 米, 其中从巴士拉以南约 30 公里的卡拉玛至波斯湾入海口约 105 公里的一段河流是伊拉克和伊朗两国的界河。在河的西岸是伊拉克的石油中心巴士拉省, 这里有伊拉克著名的鲁迈拉大油田, 它的储量约为 15 亿 2 千万吨, 约占伊拉克石油出口的 35%, 还有历史名城也即伊拉克目前最大的石油出口港巴士拉, 巴士拉的马基勒是

伊拉克最大的海港, 可同时停泊 24 艘万吨以上的海轮。伊拉克的大部分进出口商品都通过巴士拉的马基勒港吞吐, 在巴士拉以南 72 公里处, 还有著名的乌姆卡斯尔深水港, 也是伊重要的军港。在阿拉伯河南端, 离波斯湾入海口不远的法奥港, 是伊拉克重要的海军基地。沿阿拉伯河口南下, 在距海岸约 50 公里的海上, 还有一个人造的深水油港贝克尔港, 港的两侧有四个现代的石油码头, 可以为 35 万吨以下的巨轮装油。阿拉伯河两岸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椰枣园, 伊拉克的椰枣产量占世界的 20% 居世界首位。阿拉伯河及周围地区对伊拉克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地理条件决定了

收稿日期: 2004-12-06

作者简介: 郭白晋(1977-), 男, 山西高平人,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2 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中东史。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阿拉伯河仍为伊拉克的主要的经济动脉。阿拉伯河又是伊拉克唯一的出海口。“从地理意义上讲,伊拉克被比作一个有着巨大肺部却只有很小气管的人”^[1](P61)伊拉克虽有丰富的资源但在海湾却陷于僵局,只有26英里长的海岸线,从伊拉克人的观点来看“有一双潜在的充满敌意的手在扼制着伊拉克的咽喉”,^[2](P6)伊拉克的最重要的经济和战略资源不能被保护,因为它缺乏战略上的纵深度,且大部分为低洼沼泽地,一般来说不宜港口建设。虽然在伊拉克西部尽头也有一个港口,但位于沼泽地带,且必须穿过一条狭窄的夹在科威特的瓦巴岛和布比延岛之间的水道才能进入海湾。因此伊拉克认为,拥有阿拉伯河的不受侵犯的主权对自身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二、独立前伊拉克对阿拉伯河的主导权

奥斯曼和波斯为了争夺伊拉克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长达数世纪的较量。较量的结果是尽管曾数次入据两河流域,甚至一度夺取巴格达,但每次时间都很短暂,控制巴格达仅15年,从1534年到1917年伊拉克基本上为奥斯曼所掌握。奥斯曼帝国其间与波斯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战争,其中对以后局势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有1638年对波斯的进攻。由于波斯国王死后,国势转衰,1638年奥斯曼苏丹穆拉德四世发动了攻击,经过40天的斗争,击败了波斯,最后夺取了巴格达。1639年奥斯曼与波斯缔结了《祖哈布条约》(又称《席林堡条约》)。条约规定两国的过境地区宽达100多英里,东起扎格鲁斯山,西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条约对边界的划分是根据居住在边境地区的部落归顺哪一方,该部落的土地就划归哪一方。这个条约结束了两国延续了数百年的战争,并开创了近百年的和平时期,它划分的边界不太明确,但毕竟为以后边界条约的进一步充实提供了一个框架,且成为以后奥斯曼和波斯在阿拉伯河争端上谈判的基础。这个条约虽然没有涉及到有关阿拉伯河的问题,但后来奥斯曼人认为“阿拉伯部落分布在阿拉伯河的两岸,阿拉伯斯坦包括阿拉伯河无论从种族还是从历史上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属于奥斯曼帝国”^[3](P10)。

在以后,尽管双方互有攻击,矛盾冲突不断,但在阿拉伯河的问题上并没有出现太大的战争,直到19世纪中期这一争端才重被提到两国的边界争端中来。1840年巴格达总督为了消除穆罕马拉(今霍拉姆沙赫尔)对巴士拉造成的有害影响,采取了主动行动,袭击了穆罕马拉,迫害在伊拉克的什叶派教徒和波斯的朝圣者,这样就导致了与波斯关系的紧张。由于在19世纪英俄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东,双方都极力想控制奥斯曼和波斯,因此,奥斯曼和波斯既是双方争夺的目标又是双方进一步扩张的缓冲地带。这就使得英俄联合起来干预奥斯曼和波斯的争端,英俄出面调停,1843年5月15日成立了一个由奥斯曼、波斯、英国和俄国组成的边界委员会,试图在《祖哈布条约》的基础上达成一项各方都能接受的边界方案。经过四年的艰苦谈判,1847年5月13日各方达成了协议,签订《埃尔祖鲁姆条约》,奥斯曼承认波斯对

穆罕马拉、阿巴丹和阿拉伯河东岸拥有主权,波斯在阿拉伯河上有自由航行的权利,但也付出了代价:“奥斯曼在上面所说的莫哈莱港和阿巴丹岛的领土换取了阿拉伯河的整个宽度以至于到东岸水深为止”,^[3](P11)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奥斯曼政府坚持对整个阿拉伯河拥有主权,否则它将拒绝签订协议。当时英俄已经在波斯划分了势力范围,英国占领了波斯的南部,北部则是俄国的范围,为了保持他们在波斯的势力,英俄不希望因为奥斯曼拒绝签署协议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更怕奥斯曼的强硬态度会引发新的战争,因此两国联合向波斯施压,会议最终通过了有利于奥斯曼的决议,奥斯曼拥有整个阿拉伯河的主权。奥斯曼政府还要求四方委员会通过《备忘录》来保证这一点,波斯政府无权以任何借口对阿拉伯西岸地区,或属于奥斯曼的东岸的领土提出任何要求,这样就意味着奥斯曼对整个阿拉伯河,甚至东岸领土也拥有主权。在以后的争执中奥斯曼总是拿这一点作为它在法律上拥有整个阿拉伯河主权的依据,来声明自己对整个阿拉伯河主权的不可更改性。

后来,石油的发现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1908年在库尔德斯坦出现了大量的商机,霍拉姆沙赫尔作为伊朗的唯一港口十分繁忙,几乎所有的重型设备和油船都从这儿出入。而按照1847年的《备忘录》要求,伊朗的锚地在奥斯曼的水域,所以“奥斯曼的检察官和税务官可以不受限制地到霍拉姆沙赫尔港检查”^[4](P15),这一举动明显地违背了英国人在该地区的利益,因为英国在这有许多的石油公司,更是招致了伊朗的强烈不满,并且发誓要进行报复。当时英俄更需要联合起来对付德国在欧洲的威胁,因而双方力图避免中东地区发生战争。在英俄的压力下,奥斯曼与波斯、英国、俄国签订了1913年的《伊斯坦布尔协议》,通过了有利于奥斯曼的决议,指出靠着阿拉伯河至海边的边界都在奥斯曼的控制之下,这就重新确定了奥斯曼对整个阿拉伯河的主权,这一点也在1913年7月奥斯曼和英国签订的《伦敦宣言》中得到了具体的规定:“除了特定的解释之外,顺着阿拉伯河到大海的边界,所有的河和岛屿都置于奥斯曼的主权之下”。^[4](P16)这样奥斯曼帝国又一次在法律上确立了对阿拉伯河主权的主导权,而且在事实上也是在它的控制之下。当然奥斯曼也做了一些让步,那就是“在阿巴丹附近边界的划分是按照主航道中心的原则,剩余的别的地区的争端仍然是保持着伊朗在阿拉伯河东岸的浅水线一侧。”^[5](P17)

三、现代伊拉克对阿拉伯河主权的逐步削弱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1921年8月23日伊拉克在英国的控制下作为一个半独立的国家出现了,它继承了奥斯曼帝国与波斯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和协议。但这种历史遗留导致了伊拉克和波斯关系的持续紧张。阿拉伯河边界争端就成为伊拉克与波斯争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考虑到阿拉伯河对伊拉克的安全和生存至关重要,因

此,伊拉克希望保持边界的现状。伊拉克关心的是控制整个阿拉伯河,除了靠近霍拉姆沙赫尔较远的那一边,它要求按照司法程序来解决阿拉伯河的争执。当时的伊朗不给伊拉克政府以外交承认,认为只要巴格达否认伊朗要求的在阿拉伯河上进行的改变,它就拒绝与伊拉克政府进行任何谈判。只是在英国向伊朗保证伊拉克将与伊朗举行对话后,伊拉克才得到了伊朗外交上的承认。1921 年礼萨汗上台执政并开始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而伊朗则不情愿接受以前签订的关于阿拉伯河的协定,派了一小股海军在巴士拉挑起事端,1932 年 11 月 9 日伊朗下令四艘军舰进入阿拉伯河直至莫哈玛莱港,导致了冲突的进一步升级,而当时伊拉克政局动荡不安,北方又发生了大规模的库尔德人起义,国内又发生了亚述人危机事件¹,这又充分暴露出了伊拉克统治阶层的脆弱及其面对少数民族问题的无奈,所有这一切就导致了伊拉克政府在处理阿拉伯河问题上的妥协和退让,不能对伊朗进行有力的还击。1934 年,伊拉克编辑了一份反对伊朗的清单把它递交给了国联,要求国联派海军介入阿拉伯河的冲突,在伊拉克所管辖的水域上设立警察所和巡逻船;阻挠非法的对伊拉克领土的宣称。在伊拉克人看来,伊朗的持续挑衅的行为等同于忽视和侵犯边界线。伊拉克提出了阿拉伯斯坦问题,声称它被 1847 年条约不公平地剥夺了它的领土权利,因为这个条约把整个东岸的领土都割让给了伊朗,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伊朗在 1200 英里长的海岸线上布满了大量的可供利用的港口,而伊拉克仅有波斯湾一个港口——巴士拉。伊拉克认为帝国在 1847 年获得了苏莱曼地区而放弃了对库尔德地区的要求,是以牺牲伊拉克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至少,伊拉克应该完全控制整个阿拉伯河;与伊朗共同分享阿拉伯河主权是无法接受的。”^[4](P17)

国联对此事讨论后不久,1936 年 10 月伊拉克就发生了军事政变,希克梅特政府上台,它偏离了亚辛的泛阿拉伯主义倾向,又反对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对外政策上奉行温和的路线,同时也是为了巩固刚夺取政权的稳定,它迫切希望缓和与伊朗的矛盾。1937 年 7 月与伊朗签订了商业性质的边界协定《德黑兰条约》,它确认了 1913 年的边界协议,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它在阿拉伯河上做了一点改变:将在阿巴丹附近 5 英里长的锚地作为伊朗的出海口,这是第一次按主航道中心线原则进行的划分。这样伊朗在自己的港口有了锚地,对伊拉克来说则是损失甚大,不仅仅是失去了对这一地区关税的征收,更为影响深远的是它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也就暗示着伊拉克在外交上开始退让,可以说这是以后的整个阿拉伯河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的先兆。伊拉克除了换取伊朗承认以 1913 年的《伊斯坦布尔协议》和 1914 年的勘界委员会《备忘录》为基础来解决双方争端外,一无所获。伊拉克政府是在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签订这一条约

的,而在伊拉克国内对这一条约却普遍持反对的态度。

1958 年,伊拉克发生了革命并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政体,大力推行阿拉伯民族主义,导致了与伊朗关系的恶化,双方在阿拉伯河问题上的冲突也日益加剧。1959 年伊拉克要求伊朗放弃它在霍拉姆沙赫尔和阿巴丹的锚地,“这实际上是伊拉克想要阿拉伯河完全在它的掌握之下,从而把伊朗排除出阿拉伯河的存在,”^[4](P18) 仅仅在卡塞姆政权上台 4 个月后,伊拉克革命政府就单方面宣布它的海岸线扩展到 12 海里,宣称要把 1937 年条约中给伊朗的阿巴丹附近的 4 英里锚地收回。同时又倡导和平解决这一争端,这暗示着这种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伊拉克传送给伊朗的一种信号:如果伊朗明确地承认伊拉克在阿拉伯河上的要求和 1937 年条约,那么伊拉克声称的 4 英里的锚地的要求可能放弃。然而这遭到了伊朗的严辞拒绝,卡塞姆将军再次评论伊拉克在法律上拥有这块锚地的权利,但没有提到要收回它,发表声明说莫哈玛莱和阿巴丹是阿拉伯的领土,以前是伊拉克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隶属于奥斯曼帝国。伊拉克副总理宣布“伊拉克和伊朗在阿拉伯河上没有领土争端,因为阿拉伯河本来就是伊拉克领土的一部分,”^[6](P12) 这又遭到了伊朗的猛烈抨击,伊朗并且发表了强有力的声明,提出以主航道中心原则作为勘定阿拉伯河的唯一原则,除了主航道中心线原则外,伊朗不认为还有其它的和伊朗的权利及行为的国际精神相一致的原则来划分阿拉伯河。而伊拉克一方面迫于伊朗和美国签订的共同防御协定,另一方面感觉到对它威胁最大的是 1958 年由埃及和叙利亚合并创立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因为后者威胁到它西侧的安全。因此伊拉克对伊朗单方面要求的废除 1937 年的《德黑兰条约》表示无能为力,1969 年一艘伊朗船未预先通报,也没有在伊拉克海上领航船的指引下,在伊朗海军巡逻船的护航下,从霍拉姆沙赫尔港平安无事地到达了阿拉伯湾。虽然伊拉克不情愿接受这一带有契约性质的条件,但也没有做出太大的反应。这主要是因为 1969 年它的军事实力不如伊朗,还有伊朗的持续发展,使得“伊拉克失去了同伊朗竞争海湾领导者的资格”^[7](P31)。更重要的是复兴党掌握政权不到一年,国际上的权力斗争紧紧地 and 国办的事务纠缠到一块,伊朗极力支持伊拉克的东北部的库尔德人的独立,这种战略紧紧地把伊拉克军队陷入残酷的内战中。这也使得伊拉克政府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又要应付东部与伊朗的边界冲突,另一方面要讨伐北部的库尔德人,从而分散了本来就不强的力量。整个 70 年代伊拉克的军费开支就远远低于伊朗,从 1958 年革命后,库尔德人的叛乱从来就没有让伊拉克领导者安稳,他的激进政策更是进一步分裂了伊拉克和君主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伊拉克的军费开支和现代化程度没法和伊朗相比,为了巩固它的位置而被迫和伊朗签订了 1975 年条约。库尔德战争牵

¹ 1933 年 7 月居住在伊拉克境内的信仰基督教的亚述人渡过底格里斯河进入叙利亚,遂与河对岸等候已久的伊拉克军队发生冲突,双方各死伤数十人。这激起了伊拉克狂热的反英情绪和对基督教的敌视,各地的亚述人遭到袭击,财产被抢掠,同年 8 月一个连的伊拉克军队在西迈勒村屠杀了 300 余名手无寸铁的亚述人。

制了伊拉克政府大量兵力:“伊拉克军队的预算的30%都用于反对库尔德人的战争中,别的军费开支就不可能太多”^[8](P117),消耗了伊拉克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从1974年3月到1975年2月,伊拉克在库尔德战争中投入了8万多军队,800辆坦克、和8个中队的米格17和米格21飞机,耗资超过了40亿美元,死伤1.6万人。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政府希望尽早结束战争,摆脱困境。与此同时伊朗又不断在边界制造事端,“库尔德问题紧紧地 and 伊朗的边界争端联系到了一块,因为在同一时期德黑兰支持库尔德人”,^[8](P114)而求助于苏联以取得战争的胜利已属无望,但又不可能接受巴尔扎尼提出的分裂伊拉克的独立条件,于是惟一的出路就是与伊朗妥协,以在阿拉伯河上的让步来换取伊朗停止对库尔德人的支持。于是与伊朗签订了1975年的《阿尔及尔协定》。这样伊拉克以暂时的妥协换得了对库尔德人的胜利,从实际意义上来看,对伊拉克来说,承认伊朗拥有一半主权而结束国内战争,代价较小。签订这个条约又直接与复兴党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相反,伊拉克的领导者感到这个条约使他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在他们眼里把这块阿拉伯国家的土地给了伊朗,更甚于把巴勒斯坦给了以色列所造成的恶果。从中可以看出,伊拉克虽然和伊朗签订了协议,但是它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签订的,“伊拉克政府和人民大多数都愤恨把阿拉伯河分界线从伊朗海岸的低潮线划到主航道中心线的划分方法”^[1](P61),因为这给了伊朗一半的阿拉伯河的主权。它是极不情愿,最终当他们的民族意识再度强烈,国家实力一增强就会发动战争以重新控制阿拉伯河的主权。而伊拉克也确实这样做了,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看到伊朗军事实力的下降,国内少数民族矛盾的加剧,日益增长的对神权统治的不满,萨达姆于1979年10月30日宣布废除了《阿尔及尔协议》,而且通过阿拉伯河的船只必须悬挂伊拉克的旗帜。在一次伊拉克代表大会上萨达姆说伊朗没有遵守1975年的协定而造成了伊拉克的动乱,同时说“阿拉伯河历史上是伊拉克的并且以后也是的,这一事实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应该对它行使完全意义上的主权”^[9](P89)。1980年9月17日他重新宣告阿拉伯河完全属于伊拉克和阿拉伯人的,“我们必须采取武力行动收回我们的领土,阿拉伯河必须归还伊拉克人和阿拉伯人的统治,伊拉克必须对它行使完全的主权”^[10](P38)接下来伊拉克用军舰和飞机对阿拉伯河进行了封锁,这种行动导致了两伊战争的爆发。经过长达8年的战争后,伊拉克并没有实现它的战略目标即完全控制阿拉伯河的主权。海湾战争后伊拉克的国家实力进一步下降,国内什叶派与库尔德人的反叛不断;联合国对它的武器核查也阻碍了其军事实力的发展;美国设立“禁飞区”限制它的空军活动,削弱了它对南北方的控制,还发动了对伊的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更为严重的是,联合国对伊拉克进行了长时期的经济制裁,使得伊拉克的经济急剧下降,国内矛盾激化。凡此种种,

使得伊拉克不得不屈服于伊朗的压力,2000年与伊朗进行了谈判,恢复了1975年的《阿尔及尔协定》,同意按主航道原则划分阿拉伯河,这也就表示双方正式承认伊朗拥有阿拉伯河的一半主权。这样伊拉克就失去了对阿拉伯河的完全意义上的主权,而与伊朗分享阿拉伯河的主权。

总之,奥斯曼帝国由于其国力的强大,在阿拉伯河的主权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外交政策,对阿拉伯河享有完全意义上的主权,一直主导着这条河的事务。而进入现代以来,伊拉克由于其自身实力的下降再加上不利的国际环境,在阿拉伯河的主权归属上一直是沿袭了妥协的外交方针,从1937年的《德黑兰条约》一小部分地区按主航道原则划分到1975年的《阿尔及尔协定》,整个阿拉伯河都是按这一原则划分,到2000年完全确认这一原则。伊拉克对阿拉伯河的态度和政策变化是与它的国内实力为基准的,即根据不同时期的实力强弱进行调整,这种主导权的变化与伊拉克国内实力的消长相一致,当它的实力强大时就会在这一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反之则会退让求安。

参考文献:

- [1] ChristoPher C. Joyner. the Persian Gulf War: Lessons for Strategy, Law and Diplomacy[M]. Green Press, Inc, New York, 1990.
- [2] Islam Embattled. the Iran- Iraq War, The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M]. New York, 1982.
- [3] M. S. El Azhary. the Iran- Iraq War: an Histo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nalysis[M]. Croom Helm Ltd, Provideng House, Burrell Row, 1984.
- [4] Shirin Tahir- Kheli. the Iran- Iraq War: New Weapon, Old Conflicts[M]. CBS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Publishing, New York, U. S. A, 1983.
- [5] Islam Embattled. the Iran- Iraq War, The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M]. New York, 1982.
- [6] Fahang Rajaei, the Iran- Iraq War: The Politics of Aggression[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3.
- [7] Sreedhar. the Gulf Scramble for Security[M]. Human Press Atlantic Highlands, NJ 1983.
- [8] Morris M. Mottale. the Origins of the Gulf Wars[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2001.
- [9] W. Thom Workman.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Iran- Iraq War[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by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4.
- [10] John Bulloch and Harvey Morris. The Gulf War—Its Origins, History and Consequence[M]. Methuen Lond Ltd, 1989.

(责任编辑:戴利朝)